

他的“欧米加”丢了。这块手表实属心爱之物，是当年他和爱人结婚时特意买下的，有纪念意义。他明明记得临出门时从手腕上抹下来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现在却无踪无影，他着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的。

都怨这鬼天气，真他妈像蒸笼一样干燥闷热，不喝水，嗓子眼里着火冒烟，喝上一杯，浑身便大汗淋漓，铺在桌面上的稿纸被胳膊肘儿渗出来的汗水水浸润得斑斑驳驳的，电风扇拧到最高速的档次，身上也感觉不到一丝凉意。这天气燥热难耐让他这个中年发福的大胖子实在难以抵挡下去。炎热的三伏天对于他简直是个灾难性的季节。

能怪人家老金吗？邀他一同去楼下澡堂冲冲凉也是好心好意，本来，他是想去，无奈身子又懒得动弹，压根没挪窝的意思，耐不住老金死缠软磨着一再催促，他终于把身上值钱的物件、人民币统统掏出来往抽屉里一塞，上好锁，急匆匆地走了。从澡堂出来，浑身有说不出的凉爽痛快，轻松惬意，可当他回到办公室发觉随身带的那串钥匙竟插在写字台抽屉暗锁眼里时，心中顿感紧张慌乱

起来……他迅速地拉开抽屉查看，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虽然装着数百元人民币的布夹子还安然无恙地躺在一摞书报上，但那块值钱的“欧米加”手表却不翼而飞了。霎时间他额头上不由地渗出了一层层汗珠子，心跳“咚咚咚”地也提速了，懊悔的一屁股蹲在椅子上好不沮丧。这凉冲得划不来哟，心爱的“欧米加”刹那间被淋浴冲进了阴沟里，他好不心疼啊！可能怪谁呀？怨只怨自己毛手毛脚，粗心大意让“扒手”钻了空子，可作案的又会是谁呢？

办公室里几个人正趴在桌子上自个干着自个的事，他皱着眉头挨个审视着：瓮里跑不了鳖。这伙人里面肯定隐藏着“三只手”。别看都装得人五人六的，若无其事的样子，知人知面难知心啊！今天科里发生这样的事，实在出人意料，不可思议。

噢，先别大惊小怪，也可能是有人乘机开个玩笑而已。老黄这家伙不地道，经常爱敲“马大哈”的竹杠子，保不准馋虫挠心，又

想给大伙挠摸点烟卷、糖块、瓜子什么的填填牙缝呢。

老黄是科里“三朝元老”虽不带衔却很硬气。有一次捡到了他小轿车的车钥匙，说甚也不给，非让他掏腰包不可，竟狮子大张口要他出百元大钞才可完璧归赵，他没法，只得厚着脸皮讨价还价，最后以50元的代价成交。老黄到超市买了满满的一袋子香烟、瓜子、桂花糖，大伙来者有份，热热闹闹的会了一下“餐”，还美其名曰“吃大户”，他心里有气，却难出口。看老黄此时一本正经的坐在那儿装得蛮像回事儿的，是他做的手脚吗？这老鬼遇事没深没浅，吼雷忽闪的不好惹，弄错了不和你搞个天翻地覆才怪哩。

他的目光越过老黄又搜巡到靠墙坐着的大秦身上，正好大秦仰起了脸往这边瞅了一眼，两目光相遇，他明显地看出大秦眼神里有一丝捉摸不定的东西“倪头，刚才厂办张主任来找，要你快把月报表交上去。”大秦说完又瞟了他一眼。他从大秦飞来的眼光中

又发现了新问题……他机警的马上接住了话茬，试探道：“月报表就在抽屉里你咋不翻一翻，找一找呀？”

“你不在，抽屉不是老锁着的吗？”
“今几个钥匙可在锁眼里插着呢！”
“我可没留意。”

“没留意！哼，说得轻巧，一堆六二五，真滑呀。今天这事就出在月报表上，假如当时办公室里就大秦一个人，张主任来取月报表，大秦说人不在，抽屉锁着哩，人家一走，你斜着眼往这边办公桌抽屉上一瞟……立马就过来翻抽屉找报表……现在又拐弯抹角的来个“火力侦察”，妄图洗刷自己。这一招，不新鲜，我懂。骗谁呢！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又拉又推的抽动了几下抽屉，仿佛是在模仿大秦偷摸“欧米加”时地动作似的……

“吱”的一声，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小王。

他看得非常清楚，小王进门后，谁也没搭理，低着头径自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跟前，满腹心事地坐了下来，好像还叹了一口气。哦，他想起来了，刚才临出门时，办公室里的几个人恰巧都出去办事去了，(下转 A6 版)

疑

◎ 李廷柱

那天晚上店铺快要打烊的时候，店里厚厚的玻璃门被推开了。一男一女挟裹着一团浓重的寒气从外面走进来。两个人都三十岁左右的样子，男的矮胖，女的瘦高，身上的衣着都有些单薄。不知是因为在外面冻得太久，还是进到热烘烘的暖气屋里不适应，才进屋，男人就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看你，都要冻感冒了，还硬撑着不来。”女人低声地嗔怪着男人，眼睛就朝男士服装那儿瞟过去：“老板，那件蓝色的羽绒服有特大号的么？”

女人指着墙角挂着的那件衣服脆生生地问。听她的语音，像是来自不远的乡下。

“有啊，正好还有最后一件了。”我欣然迎上去。冬天已过了大半，那款深蓝色的羽绒服，因为号码太大，一直挂在那里卖不出去。

“那好，给他拿来试一下。”
“……”男人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我已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件衣服从衣架上取下来递给了他：“试下吧，您穿保证合适。”

男人犹豫着接过衣服，却并不着急往身上穿。他先去翻看挂在衣领处的商标。只瞄了一眼，男人就像被烫着了一样：“780块，你们抢钱啊。”他把衣服扔给我，回头就去扯女人的手：“冬天都过去一大半了，等过季打折时咱再来买。”

“我们逛了一晚上好不容易才遇上这么一件合适你穿的，就买下来吧。”

“不买，说不买就不买。”
“买，我说买就买。”女人有点急了。他们争执不下，我收拾东西准备关门了。
“要买你自己试吧。”男人笑嘻嘻地说，眼睛始终在店里膘来膘去。

“你不用看。我进门就看好了，这店里也就这件衣服还适合你。”

“看看又怎么了，又不收钱。”

……
我自然没有耐心再陪着他们耗下去：“对不起，如果您不打算买的话，我们店要关门了。”

那天晚上，最终还是男人占了上风。看着男人硬生生地拉着女人的手冲进门外茫茫的夜色中时，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从跟他们简单的对话交谈中，我得知那是一对农民工，在市郊板厂打工。平时忙

得连上街的工夫都没有，那天是趁着晚上休息的空儿匆匆出来的。

第二天，一股强劲的寒流袭击了小城，店里的生意比平时冷清了许多。我坐在暖气开得十足的店里面，透过厚厚的玻璃门，看大街上的行人全副武装缩着头在风沙中艰难地前行，忽然又想起那



◎ 梅寒

对衣着单寒的夫妻来。他们是否已经在别处买到了他们想要的衣服？

店门就是在那时再次被人推开的，是头天夜里来的那个女人。她身上还是那件单薄的黑色丝绵外套，头上连帽子围巾也没有戴，整张脸都被风吹红了。她进门，将双手放在嘴唇上哈了半天热气，才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小的手绢儿，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一沓百元大钞。

“老板，那件衣服还在不？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就怕您把它卖出去了。这不，中午下班我饭也没吃就跑来了……还得瞒着他，要让他知道还是买不成……”

“在的在的，我就给您包好。”
我麻利地将那件衣服包好，女人如

数交了钱，拎着它心满意足地出门了。

女人几乎是前脚刚走，男人后脚就赶到了。他推开门，还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大冷的天，竟然跑出了一头的汗。

“这家伙把我跑得，还跑出汗来了。”男人擦一把额头上的汗，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老板，把那衣服给我包一下，想来想去还是想买下来，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件我看着顺眼的……”

听男人也要我包上那件衣服，我一时就有点懵了：“对不起，您妻子……”

“不用理她。她其实比谁都会过日子，攥着两毛钱星星月亮似的……您只管包上就是，咱不差钱……”男人自顾自地说着，并未发现我脸上已起了微妙的变化。我忽然为那个刚刚走出店门的女人觉得悲哀。

“对不起，我已经把那件衣服卖出去了。”

“哦？它不就挂在那里么？看我，一路只想着它了，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哪件。”男人摸摸脑袋咧咧嘴憨憨地笑。顺着他手指过去的方向，我怔在了那里。那儿，赫然挂着一件淡紫色的女士半大羽绒服。

男人的眼力真好，那个码子，给他的女人，再合适不过。



古俾之风 文学副刊

第7期

绛县作协 主办

(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靳福太魔爪遇险记

◎ 孟繁杰

增村老人靳福太是个苦命人，他性急，说话快，走路也快，为人正直，身体硬朗，七十多岁了，还骑自行车。村里人都说他命大、福大、造化大，是因为他在抗战那个年代，有过一段从日本鬼子枪口下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那年，小日本在增村行凶施暴，村里被日本鬼子抓住押走的人群中有四十二名同胞被日寇杀害，唯有靳福太是幸存者。

一九三八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早上，二十二岁的靳福太又来到靳家祠堂和几个伙伴晒太阳玩耍。突然村里响起了枪炮声，有一发炮弹在靳家祠堂外面爆炸，一块炮弹皮落在祠堂院中，靳福太没见过这场面，就走上前去抓那炮弹皮，烫手，靳福太对几个伙伴说：“还热着呢！”不多一会，就听见村里响起了马蹄声和队伍的脚步声，日本鬼子进村了。

靳福太喊了一声：“都快跑吧！”他急忙要爬上祠堂阁楼，他双手抓住柱子往上爬，平时他三下五下就爬上去了，此时他腿软的怎么也爬不上去，没办法，靳福太和几个伙伴急忙往外走，正好碰上了几个日本鬼子朝祠堂走来。日本鬼子“叽哩哇啦”喊了一阵子，靳福太和几个伙伴被日本鬼子抓住押着走向土地庙。随后，一个日本鬼子在靳家祠堂放了一把火，祠堂起火了，靳福太回头看了一眼靳家祠堂，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如果刚才爬上阁楼，现在只能等着烧死了。

靳福太几人被日本鬼子押着往土地庙走时，途经一个胡同口时，有一个村民露了一下头，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一个日本兵举枪“叭”的打了一枪，就在几个鬼子转移注意力时，靳福太赶紧跑，说时迟，那时快，他快速转身钻进路边的蒿草里，吓的他浑身直打颤，日本鬼子没有发现他。不多时，就听见土地庙里的枪声，老乡们哭爹喊娘，乱哄哄的，日寇大屠杀开始了，增村有四十二名老百姓成了冤魂。

大约一响功夫，靳福太觉得没动静了，才从蒿草地里钻出来，飞跑着藏到东沟一块洼地，等到天黑了才回到村里。进门后的靳福太惊吓后得了一场大病，一到天黑他一闭上眼就看见那些狰狞面目日本鬼子。靳福太终生没忘日本鬼子的“八格呀路”“死了死了”的恶语。

幸存的靳福太一生总是不忘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他经常教育年轻人，要珍惜今天的好日子，要热爱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靳福太热心公益事业，会打花鼓爱唱戏，经常给孩子们忆苦思甜，讲抗战故事，很受村里人尊敬，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生产队保管，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靳福太老人二〇〇五年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